

六家子選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

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悲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伐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

大將軍聞而惡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

善本作謂之知

言

銑曰山嶽為潁川太守時山濤謂嶽云康性行不堪職仕慙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慙其素志



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字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然經

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向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善曰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

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

名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

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善本有不知之

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我情也善曰言不知已之情翰曰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怪責於人言

寬容也善曰言足下傍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吾直性狹中

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銑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

非本意也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

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間頃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善

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鱓善本刀漫平之羶腥

濟曰薦進也鱓刀上鈴也漫汗也羶亦腥也善曰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

曰漫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

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

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傳兼利而已自守也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

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

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

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

二〇四

而悔恨不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逢人也安乎卑位

吾豈敢短之哉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

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羞取也執鞭

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

身濟物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所謂逢人善本無人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

悶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逢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為憂悶矣渝變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故獨善其身逢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悶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善本作棲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

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銑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向曰百行言多也君子之行所趨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任各有所短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

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

也。良曰吳子諸樊既除壑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

而不仕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

人更名相如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善曰左氏

傳吳子諸樊既除壑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

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

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

為人更相如。善本每上。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為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

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太息想慕此二子為人

也。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

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

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修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

藥為業修徒冬反史記太史公。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而

與慢相成。同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與禮相背。善曰孔

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濟

非故增放逸也。善曰放謂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積

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

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良曰續

實謂用本情也篤固馴擾育養羈繫纓縷赴蹈。雖飾以金鑣

嚮食以嘉肴愈。善本。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

涉經學性復踈

善本作踈

懶筋驚肉緩

銑曰踈慢懶

寬緩若

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驚馬也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

與慢相成

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

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濟

非故增放逸也。善曰放謂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積

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

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

雖飾以金鑣

良曰續

嚮食以嘉肴愈。善本。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

善本。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

善本。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

鑣馬銜也肴俎實也愈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
雖有榮祿終思遁逸 善曰毛詩曰菲歌豐草菲甫物反阮嗣宗

口不論人過吾毋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

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
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

及之然嗣宗曠大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雖飲酒之後有過失 善
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

曰飲無求辭緩以相娛 荒沈過差可不慎與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

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
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

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誕敗禮傷教空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
羸卿其忍之文王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也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傷敗禮
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互投之四裔以絮王道太祖曰

此賢素羸病 君當恕之 吾 善本作 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

闕 濟曰弛緩闕失也 善曰資材量也 又不識人情暗 善本作 於機空

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良曰機者事之微也
事也石奮有子四人

皆至二千石并父為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
能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 善曰漢

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今西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 久與事接疵
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
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

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翰

疵病釁瑕倫理熟審也言我父與人事相接則瑕釁日起豈得無患
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甚也 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

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故
置放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

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 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

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必

不得搖性復多蟲 瑟把菖搔無已而當裹以

二又及四十三卷

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向曰弋繳射也痺濕病也裹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

臣也 舍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作說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反

素不便書

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

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濟曰堆滿也机亦案也敘禮敘義名義也

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

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

良曰言不為人

及有欲中傷者 善曰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雖懼又具反善

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翰曰懼然自警策也化謂改變也

之諫則瞿然晉灼曰瞿音台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

銑曰詭誑也言欲下意順

人則為詐之道情不願為 舍曰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以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

亦終不能獲

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向曰咎凶也譽美聲也 舍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

聒耳啾塵臭處千變百技

善本在人目前六不

堪也

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技巧之物在於前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誼也

心不耐

煩而官事鞅

於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

七不堪也

良曰鞅掌衆多兒機事纏繞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玉事鞅掌尚書曰

一日二日萬機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

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翰曰湯與武王以臣

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

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銑曰剛腸謂彊志也肆放

也言見患便道不能慎言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

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

二不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
數患縱免外禍亦當內病也
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

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濟曰道士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木黃精藥名也善曰蒼頡

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
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捨
善本作舍字其所樂而從

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

之
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禹不偏柏成子高全其節

也
翰曰柏成子高堯舜時諸侯及禹登位退耕於野禹問曰何也高曰今有賞罰是刑自此始也耕而不顧禹曰難化矣乃不偏

之是全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

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

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又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

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矣嗇甚也近諸

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
向曰徐庶與諸葛亮拒曹操為曹操所破徐庶之毋見獲

於曹操庶乃辭先主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圖霸業者以此一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別以詣曹操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偏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偏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字也善曰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操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

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操所追破庶毋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

遂詣曹操魏略曰庶名福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

濟曰強勸勉也華歆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寧辭不受歆字子魚寧字幼安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

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

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
善本有也

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
善本無必字不

可以為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故四民有業各以其

善本作得字

志為樂

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亮華歆

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輞也稱椽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善本無似足下

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翰

言人各有所樂惟達者可知故云度內耳章甫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自以善本無自嗜

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

銑曰鴛鴦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臭爛而以

死鼠養鴛鴦難言此譏濤也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子知之乎夫鴛鴦發南海而飛至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鴛鴦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

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

不顧足下所好者

向曰術法也外疎也滋味美味也寂漠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疎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

善本無必字

不能堪其所不樂

濟曰頃時已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堪已所不樂之事也善曰言已所不樂

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

無事寬之令轉於溝壑也

良曰言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寬猶枉屈也

溝壑坑也善曰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

多病顧此悵悵

力剛反

如何可言

翰曰歡愛也悵悵悲悵也善曰晉諸公譜曰

康子劭工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善本有時字與親

舊敘離

善本無離字

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

曲志願畢矣足下若

反了

之不置不過欲為

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踈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

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

近之可得而

善本無而字

言耳

向曰嚮惱置止也言惱我不止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

疎緩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為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善曰嚮惱也音義與燒同言俗人皆喜

此最近己之情可得言之耳

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

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

重也言我則多病非為有大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

若吾多病困欲離事

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乏短不

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

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趨

平

欲共登王塗期

於相致時為歡

善本作懼字

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

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

翰曰黃門閹人也本絕陽道豈是真哉趣急也王塗天子

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悅相益也迫逼也言煩事逼則發狂病也

野人有快炙背

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

已疏矣

銑曰快喜也宋有田夫自暴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今吾獻之至尊必蒙厚賞其妻曰昔人有

美芹子者獻於鄉豪嘗而苦於口嗟而怨之斯亦子之類也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善曰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麋

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隩室繇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昔人有甘戎菽甘

菓莖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苦於口躁於腹衆晒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

願足下勿似

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向曰解謂解足
下舉我之意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

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濟曰太祖輔政石苞領都督揚州諸軍事太祖使徐劭欲至吳苞令參軍孫楚作書

與皓也

苟白蓋聞見幾

善本

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

大春秋所誅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誅討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生

善本

也是故許鄭以銜譬全國曹譚以無

禮取滅

翰曰兆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幾也楚子伐許許異

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子許之是全國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後復國遂滅曹齊桓公出過遷譚不禮焉至冬齊師滅譚是皆無禮而取滅亡也鄭伯非銜譬然以同降故連用之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視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載籍既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

類崇飾浮辭

銑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也言史籍所記非飾虛辭也

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苟以夸大為名更壘忠告

之實也

善本無也字

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

幽昧歷

善本作曆字

數將終

向曰夸奢喪失粗麤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歷數

錄籍也終盡也 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相靈失德災孽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

陷塗炭之艱 濟曰言桓靈失道災孽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

火而難苦也 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已失

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荼與

塗古字 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細 良曰貫綱也紐結也

通典 皇王綱紀解其結也 善曰周禮曰職方乃辨 四海蕭條非

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

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 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

各蒙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闔苞

受曰弟感苗 裔出應期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銑曰暴亂謂袁紹董卓

曰尚書曰用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 向曰協同也靈符謂神

肇造我區夏 遂廓洪基奄有 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

天命與人心相會也 善曰曹植魏德論 土則神州

魏域 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 善曰曹植魏德論 土則神州

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九鼎

云器 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

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丘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史記曰秦

取周九 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 郁之攸

同天下之壯觀也 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

也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州攸

周四隩既宅封禪書曰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

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銑曰公孫淵遼東侯度之子康之弟故云承籍父兄裔遠國也 善

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

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

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也

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 向

擁恃也燕胡匈奴也憑依陵乘也盤桓不進兒言恃險遠不脩職貢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馮陵樊邑國語虢文公曰古者

三

文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荆其職各以其所能荆其貢各以其內
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

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善本作疇字貨賄

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齊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

流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朔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

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

往來贍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

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狍

自以為控弦十萬犍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

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善本有也字良曰

齊二國在遼西故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也言淵恃

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

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

沙漠周易曰聖人宣王薄伐猛銳長驅翰曰宣王司馬懿

南面而聽天下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師

猛健銳利也長驅遠伐也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師

宣王征洲斬洲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

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

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凶

惡也折首猶斬首也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

桴而鼓周易曰有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良曰

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良曰

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善曰

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祈連山海經有

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濟

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皆送款誠附我魏國也善曰毛詩序曰

民乃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

自茲遂隆九野清泰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下

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善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

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

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翰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

國名楛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

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

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

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

准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

善本無也字 銑曰魏魏蕩蕩言帝德廣遠也 想謂想孫皓當

已具聞也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魏魏乎其有成功

吳之先主起自

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

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九江外也表外

也 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荆州討卓引軍還往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 劉

備震懼亦逃巴岷

濟曰劉備蜀先主也巴岷蜀二山名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

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遂依丘陵積石之固

二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

良曰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時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 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

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二虜假氣游魂鳥魚為伍 二邦合

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

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

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

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言持久可與太山齊其終始也 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予和汝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 相國晉王輔相

帝室文武栢栢志厲秋霜

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栢栢武貌厲嚴也秋霜殺

物也 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廟勝之筭應變無

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

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盡思慮絕於眾人也 善曰孫子

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

主上欽明委

以萬機

濟曰萬機萬事也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勳欽明

萬機已見上文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稜威奮伐彌

善本作

入其阻

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密奮振彌

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 并

敵一向奪其膽氣

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氣也 善

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

翟曜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蜀帥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殺瞻進軍到維後主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謂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後主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開地五千列郡三十

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夫號滅

虞亡韓拜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善曰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定也善曰穀梁傳曰濟曰竊號之雄謂後主也稽顙謂首至地

善曰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傳玄西都賦曰巍巍絳闕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垂錦三十兩

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而中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良曰僚官也折衝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又在官毛詩曰進厥虎

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善曰新序曰叔孫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

自頃國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脩兵仗也善曰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
兵甲也

行木盡
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脩舟楫木盡者作秦

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
善本作樓船萬

千里相望
濟曰濬深也樓亦船也艘亦艘之揔名善曰尚書大傳

艘
蘇勞則善本無則字

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

如今
善本有日字

之盛者也
良曰黃帝剗木為舟言我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善曰周易曰黃帝

之謂也
善本無也字善曰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與兵為天下除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

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銑曰眷眷迴顧也邁行也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國是至道之所

崇城自
善本作

甲文王退舍
向曰

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

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濟曰示見

覲然改容

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是求多福也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善曰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之因壘而降

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善曰尚書曰

祗承往告

良曰歷然驚起良言能驚起改尊倨之容敬承所往之書告也善曰漢書曰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蹶然

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嚴助往諭因使其子嬰

齊入侍宿衛也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

北面稱臣伏

臣聽所告之書則永

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

世有福於江外長為諸侯藩輔謂諸侯也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荅君也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

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向曰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濟曰式

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

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雍益青徐荆揚交豫並州名征東將軍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

驅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

燭日旌旗流星

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蜀曰謂赤羽若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善曰羽

游龍曜路歌吹盈耳

八尺曰龍

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士卒犇邁其會如林

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善曰尚書曰

受率其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

先忽焉

善本作然字

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

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

也寒心痛心也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夫治膏肓者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良曰

膏心下也育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

遺四三卷

一曰居育之上 一曰居膏之下 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

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翰曰謬誤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

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也 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謂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過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義謀在為去就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圖 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遼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

安子紹集序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也 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而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 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謠

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楊朱南游於沛老子西入秦至梁相遇於道中老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也梁生鴻也岳即邱山也謠歌也梁鴻登北邱山作五噫之歌以傷時肅宗聞而求之因

再走於吳吳則越也 善曰列子曰揚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唯唯而軒軒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噫願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

又長五三卷

二二

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外邛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

哉銑曰嘉遁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也不得已謂波遷也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惟別之

後離羣獨逝善本作遊字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

沙漠雞鳴善本作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濟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日薄西

山則馬首靡託良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善曰漢書揚雄反騷曰恐日薄於西山

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

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臯之

巔翰曰飈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嶇不平與九臯九折之巔澤也慷慨失志兒臯山巔上也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進

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

之所懼也銑曰蹊徑也榛密休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與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至若蘭茝

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

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

而歎息者也銑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

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風弩

也怵惕驚貞衢道也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

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

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濟曰言北土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也以暗投人不

知者必懼而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今將植橘柚於玄

朔蒨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善本

善本

善本

善本

作舞 於龍俗固難以取貴矣

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

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聾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為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善曰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肖吾曰聾者無以與乎

鐘鼓之聲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言此工不貴我則當傷我也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矣 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

前言之艱懸鞏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銑曰飄飄謂羈旅也

無人之鄉謂安所徙處也揔轡也前言謂經過沙漠也懸鞏懸車也後慮謂蘭陸傾頤之事戒懼也善曰前言之艱謂經過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比

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 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

向曰啓暉謂明也遄速征行也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

善曰蔡琰詩曰遄征曰遐邁 惕

濟曰太陽日也戢斂也斂曜謂夜也劬勞惕驚 肆目平隰

善曰正曆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

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

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

為貴也若迺顧景善本作影字中原憤氣雲踊哀物

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

紘雄心四據良曰遼廓遠也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

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睇視也紛紘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善曰阮元瑜為曹操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

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言高也橫奮謂縱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 蹴崐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

九區恢廓善本作維字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

也銑曰崑崙太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善曰劉駒駘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

洽九 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向曰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

區 夷于飛垂其翼君子 善曰周易曰明 鋒鉅靡加六 善本作 翻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 濟曰鉅鏹也言不加鋒鏹而六

善曰周易曰樂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

崖飛藻雲肆 良曰植生也生於芳苑猶生於美族也喻嵇康

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 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

善本作 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

交其左聲名馳其右 翰曰潛龍游鳳喻君子也亦相感動

儔類也聲名令聞也 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

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 銑曰

游樂也倫黨明黨也姿態綽寬裕優也吟嘯自得志兒 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

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瑩瑩 善本作 飄

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

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向曰瑩瑩猶單獨也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良曰胡

有遠心相望也善曰毛詩 敬爾儀敦履璞沈 翰曰儀善敦厚璞真沈深也謂交

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銑曰繁多

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敬也恨不平兒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

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

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

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

乃降梁至是又以梁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

冠三軍才為世出

濟曰恙憂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

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弃鷲雀

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良曰鷲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弃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

梁也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鷲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昔日因機變文化遭遇明主

翰曰機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歸梁也明主即武帝也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迫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銑曰重職也開國謂為江

州刺史也同侯王例故稱孤寡以賤為稱也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謂孤寡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向曰朱輪不穀丹漆飾之也擁持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善曰史記蒯通說武

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

如何一日為犇

亡之虜聞鳴鏑而服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

劣邪

濟曰犇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箭也服脾也穹廬氈帳也屈膝拜也魏本匈奴人故云穹廬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

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服戰漢書烏孫公王歌曰穹廬為室兮祈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已蜀文曰交臂

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

旨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

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間之言也善曰呂氏春秋

沈迷猖蹶

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

以至於此

翰曰沈溺迷惑猖狂蹶僵也言惑亂妄行至於此也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沉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

沈迷猖蹶

沈迷猖蹶

沈迷猖蹶

沈迷猖蹶

沈迷猖蹶

沈迷猖蹶

沈迷猖蹶

沈迷猖蹶

沈迷猖蹶

沈迷猖蹶

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
獨覽至于今日志猶未已
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

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
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

推赤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令
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

棄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
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
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安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假僕一二談
善曰長楊賦曰僕嘗
也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丁謀

割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兄弟也朱鮪為更始守洛陽光武令岑彭

說鮪使降鮪以嘗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不敢降光武使人謂曰建
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

長子昂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操封為侯刺插也刃箭鏃也善
曰謝沉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赤眉已
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繡曰大司徒公被害繡

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
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

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味血涉與味同尚書曰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諷之復反公

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
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刃公之腹者畏

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
以物插地中皆為刺也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
濟曰無昔人之罪謂

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
朱繡張繡殺光武之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良曰謂

罪哲智也善曰楚辭曰逕
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

舟是漏
善曰謂法網之疎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

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
善曰桓子

高臺未傾
善曰桓子

愛妾尚在
善曰桓子

曲池又悠悠爾心亦何可言良曰悠悠憂傷之兒善曰已平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善本作惟

帷之謀乘輶建節奉疆場之任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

金印紫綬列侯之飾帷帳也謀策謀也輶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場邊

睡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

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

金之印結紫綬於胷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

帷幄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輶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

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

其一立刑馬作誓傳之子孫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為誓使太山

如礪承傳國於子孫也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將軍獨覲

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聽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銑曰覲強借假也謂假借

少時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善曰

毛詩曰有靦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

超之疆善本作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

向曰慕容超寇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

戰大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

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

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刺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

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轡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

異類也善本無也字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異類匈奴也

李陵與蘇武書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曰但見異類

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熯爛翰曰北虜謂托

跋珪借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亡也

善曰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

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比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

涉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熯

爛見下文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孽

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柔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

離會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落攜

類也攜亦離也會豪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謂以繩繫項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也舍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

種類屠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會國語伯陽父曰

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邸而將軍魚游於

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

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濟曰

沸鼎鷲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鷲之危飛幕軍幕也善曰袁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

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石氏傳曰暮春三月江

吳季扎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鷲巢于幕之上

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鷲亂飛見故國之旗鼓

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陴豈不愴恨良曰北

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昔日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善曰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

孫不游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

孫隱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顯初至如此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

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談空空於釋部覈胡玄玄於道流

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正

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寡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

涓子不能儔銑曰務光涓子皆古之隱者比方儔匹也善曰

莊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

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向曰騶使乘也鶴書謂鶴

也隴山陵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

席次袂簪筵上焚芟其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走俗狀

濟曰言辟書既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從謂掉臂也菱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騁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騁也善曰楚辭曰製菱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

風雲悽

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

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

翰曰悽愴憤咽皆忿怒兒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良曰經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善曰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

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銑曰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言越眾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言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

道帙長擯

法筵

父埋敵扑

誼嚙犯其慮牒訴控

懷

向曰軼書衣也擯弃也敵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空懷

德繫偏兒言道書講席又從弃理而聽訟通於懷抱也善曰

臨川王高祖弟也時為中軍將北討魏殿下若不片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摠統也戎兵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顥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

書相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方

弔民洛汭伐

罪秦中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

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孝標

良曰劉峻自序云峻字孝標平原人也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閹後逃還京師詔令掌石渠後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

之故云重也 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暮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

致也 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歿也 善曰孝標集有沼

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

物緒言餘論 善本作 而莫傳 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

之遺言餘論皆蘊藏而不傳於我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

微未沫 而其人已亡 向曰微美沫滅也其人謂沼也 善曰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

芳至今猶未沫三逸曰沫已也亡蓋反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 青簡尚新 善

有而 宿草將列 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明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也 善

曰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泣然不知涕

之無從也 良曰泣然淚流兒 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過一哀而出涕曰予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翰曰隙穴也

惡夫涕之無從也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駟馬馳而過

定喻速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 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由駟而過郊也郊古馳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銑曰言文章之美如蘭菊英妙尺波豈徒旋 善曰楚辭曰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 向

之華承無絕也 善曰楚辭曰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 向

梗槩粗略也酬報旨意也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

談有徵 濟曰墨子曰周宣王無罪殺杜伯後宣王出田杜伯持

之本賈誼具言所由也爽差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

殺我而不幸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

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
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冥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良曰宣帝子封東平桓思

長安及死東平冢上樹蓋皆向西而靡蓋山有舒姑泉者昔有舒氏
之女伐薪於此忽然坐地牽挽不動其伴還歸告其家比來唯見清
泉母曰吾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於泉上忽有朱鯉一雙躍出而
節善曰聖賢冢墓記曰東于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
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
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
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翰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

子知之使還當與天迴徐君已死乃脫劍置墓樹而去言今所答亦
猶懸劍於墓樹而已善曰劉向新序曰延陵季氏將西聘晉帶寶
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
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銑曰漢書云劉歆字子駿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時與父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記

後王莽篡位為京兆尹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
意讓責也太常則尚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
黃大謂之博士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
莽篡位為義

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皆列於學官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議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

也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

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纍起相襲

其道甚著

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秦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

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故國家

之道所以不全也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

銑曰歷經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事曰

頌也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

記帝王之道

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善曰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

書脩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

善本無

子終

善本無

而大義乖

濟曰夫子孔子也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二子謂

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善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重遭戰國

弃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

之術興

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籩豆禮器也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孔子之道謂詩

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興起也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

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翰曰謂禮教頹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鉅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燒之

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云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漢興去聖帝明

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

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二王也遐亦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

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儀也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

天下唯有易

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

向

秦燒詩書惟以易卜筮不禁至漢惠帝除挾書律挾藏律法也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曰孝惠四年除

挾書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

意濟曰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介胄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也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

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良曰

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

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

尚書初出於屋壁善

朽折散絕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

求得二善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

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銑曰萌芽謂初

始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

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善曰賈生賈誼也至

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

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向曰鄒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

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建元武帝年號也善曰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善曰成一經也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

良曰孝文末人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篇也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

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

善本作朕甚閔焉翰曰詔武帝詔也缺虧脫誤閔憂也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銑曰全

焚之時數足也離此日遠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歲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善本有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孔安國孔子

後悉得薛中書獻之會武帝評戾太子巫蠱之事朝廷倉卒不及施行天漢武帝年号 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

帝年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良曰左姓也丘明名也 善

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

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善本無帝愍學殘文

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善本無或閒善本編

齊曰通卷伏藏稍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 善曰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庚三家經博問人間則善本有魯國

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

未施翰曰相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 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柏生說

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密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

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善本有也字 銑曰歎慙往者

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疲善本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向曰綴緝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就隱少之中分析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而背傳

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末師

即鄒魯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者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雍講藝之所也封謂封太山禪謂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資諸侯也冥暗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

原本

善服義之公心

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私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服用也言無從善

用義之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正心也抑此三學

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抑止也三學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

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

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

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統紀揚明也文教故下明

詔試左氏可立否

善本作不字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

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

則不然

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自謂也微弱

得廢遺以補闕少今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復以不

絕之欲以杜絕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

翰曰猥頓也不謂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

論今上所考試

善本作其為字古文舊書皆有徵

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

文與時所行者相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

野乎

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善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濟曰歐陽生字伯和受尚書於伏生施雠孟喜言此二人善於春秋公羊易等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

孝宣善本作皇字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良曰穀梁子名赤梁丘賀字長翁夏侯勝之先始從張生之受尚書後族子始昌傳勝故書有小大夏侯

之學也善曰漢書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義雖相反猶立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與善本無與字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

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夫墜於地在地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

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

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

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守殘缺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陷墜也言違詔

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鐘山

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學涉有善譽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鐘山下因改山為蔣

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翫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顥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此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路勒移**

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良曰驛傳

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也蕭灑脫落也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墮孫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

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度白雲 善本作雪字 以方絜

干青霄 善本作雲字 而直上 善曰孟子曰曰曰曰 若其亭亭物

觸也方知之言有如此也善曰孟子曰曰曰曰 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取

亭亭高登見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

賈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起許以千金為魯連壽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

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為也 有焉 善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

伊維之間薪 豈有 善本作期字 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程

歌延瀨未聞 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程墨程

可以黑楊朱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無一定之志

故舉此二人悲哭以譏之善曰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

也程墨程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

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

化 卜迴跡以心深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良曰

也善曰言周顯覽迴跡向山中而心猶染於俗 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翰曰嗚呼歎辭尚

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

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

人賞樂善曰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儆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世

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

遁東魯習隱南郭

銑曰周子謂彥倫也偽俗俗中之偽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

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顯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

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

類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

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台切竊吹草堂濫

巾北岳 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借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竿也善曰偶吹即濟竿也偶匹對之名巾誘我松桂

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屣誘我松桂

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 濟曰誘謂引誘也欺詐也言雖假其容兒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其始

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

張 去 日霜氣橫秋或歌 善本作 幽人長往或怨王

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縞繆撫弦擗天

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憫然授兵登

俾俾婢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

移反 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翰曰廉頗為趙將攻魏之繁陽

攻樂乘走之而犇魏之大梁後趙數困秦兵趙王思得廉頗頗亦思

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河後以魏君聽讒乃犇楚顧望西河而泣

左右曰君戀西河乎起曰不戀然不忍見秦之取西河是以泣其後

西河果入秦思趙用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善曰史

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廉

頗遂犇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

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

治西河王錯諧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休望互

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

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能秦必云西河今

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

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惠子曰人故無

乎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銑曰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劭詔曰欽納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

至言思聞良規多福已見上文

又及五三卷

四五

安樂 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善曰皇

白環西獻 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

夜郎顛 善本池解

辨請職朝鮮 昌海蹶角受化 良曰夜郎顛池皆南夷

唯北狄野 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

之命耳 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也

中軍臨川殿 下明德茂親摠茲戎重

賦無續常綢繆 於結課弄紛綸於折獄

會於前錄 音錄良曰張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

輔豪馳聲九州牧 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

獨舉 銑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舉映無人

青松落蔭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折獄 謂審刑書也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

酒賦 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

張敞 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

也遷密令 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

仲康 扶風人也拜中牟令頓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二千石 牧長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之善曰漢書曰內

史武帝 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

為三輔 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

也貢金九牧 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白雲誰侶澗戶

善本作

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

延佇

向曰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言山人之去松

至於還颺

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

善本作

怨山人去

兮曉徕

善本作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

翰曰颺風寫吐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葺以為帳此因山

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事也善曰投簪疎廣

也蘭佩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

謂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良曰南岳謂南山

也騰起竦一謂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

顯也欺詐弔問也言山為周顯所誑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善

巨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歎

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

素謁

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

故遺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

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善曰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

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雉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司貧清風館

共素白雲室柱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今

又促裝下邑浪柁

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

步於山扃

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柁棹也言山陰

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善曰楚辭曰漁父鼓

棹而去王逸曰船舳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棹楫也呂氏春秋

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豈可使芳

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闕也

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

於蕙路汗淥池於

善本作洗耳

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

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汗濁我洗耳之池也

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汗乃臨池而

洗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

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濟曰扇門也岫幌山窻也雲關謂以雲

轡謂周顥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於是叢條曠膽疊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

為君謝逋客良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曠怒擊折顥之

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顥也謝去也文言草

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善曰孔安國尚

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三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檄

喻巴蜀檄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

蒙使略通夜郎棘中徵發巴蜀吏

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

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

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較也喻彼使較然知我情也此

周未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為威讓之詞

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

吏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

作此檄以責唐蒙因喻巴

蜀人非上本意之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郁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康居

也和謂降服也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

西域重譯納貢稽首善本來享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

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良曰閩越南夷

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徇衛也善曰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

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裳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

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棘蒲捷善本脫之長常效

貢職不敢愆怠良曰棘捷謂蠻夷名長君效具愆怠傲慢也善曰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捷為縣論語撰

考識曰穿曾脩耳莫不貢職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

臣妾翰曰踵足也喁喁眾口向上之兒言蠻夷之人喁喁然向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向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

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濟曰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中郎將郎唐蒙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

不然良曰幣帛和戎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不意之變也善曰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

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翰曰靡無也言意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其辭也發軍興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興制謂起軍法制誅將帥也驚懼子弟憂

恚善本作患字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而為轉運非上本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征者也自賊殺自相劫奪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齊曰弓而馳荷兵而走齊曰

者舉火以警候也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善曰張揖曰畫舉烽夜燔燧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奴頰切流汗相

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

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良曰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陷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

珪而爵翰曰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析分也珪玉也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

子青在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終則遺顯號於後世

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善本作列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也骸音古才切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丁禮誅濟

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兵之誅也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

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良曰謚者行之跡言為賊而死故謚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為至愚之人也綜曰無名言無善名也善曰謚猶號也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

去遠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

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

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

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之言非逃

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

奉幣和戎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弟也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濟曰重煩擾擾百姓言農時煩擾百姓

已親見此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善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恐遠所

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善曰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

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言恐山

之使皆知非大子之意輕忽也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玄德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

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曹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

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操愛其才不責之善曰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

太祖太祖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

才而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

善本作國相字

守

銑曰刺史先主也相國謂

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後歸曹操表為左將軍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

蓋聞明王

主作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

常之功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

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濟曰

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人能度之強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善曰史記秦二世

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

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塗水作之以望北夷漢書曰王氏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

秦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

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良曰鑿戒臻至季末

也吕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也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善曰漢書曰張辟

強謂丞相陳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太后臨朝以吕侯子台為吕王台弟產為梁三建侯侯釋之子祿為趙

王吕后死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

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

王道興隆光明融顯善本作此則大臣立權之明

表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

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吕又曰吕祿吕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

侍騰與左悺縮徐璜竝作妖孽號餐餐放橫傷化

虐民向曰曹騰操祖桓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號餐餐貪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滂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饕餮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鴝食人郭璞云為物貪饕餮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

因賊假位與金羣車壁輸貨權門 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句乞也賊賄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嵩以車載賄寶以輸勢門而官至大尉 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句 竊盜鼎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

竊盜鼎 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 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

操贅 職闕遺醜本無令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

德 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闕官人也令善也贅喻嵩也闕謂懿字 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 善曰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

獠 妙狡鋒協好亂樂禍 然然贅假肉也贅之銳反耽音尤

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 銑曰獠劫狡健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 何

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鷲鳥也言紹督理鷲鳥掃除闕官也凶逆即闕官也 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闕官進被殺紹遂勤兵捕諸闕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

官暴國 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卓遷獻帝於西京 善曰董卓已見西征賦左氏傳欒鍼調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 良曰提攜鼓舞奮也初卓命紹欲廢帝紹因橫刀長揖而東夏即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弃瑕棄而取其能者 善曰魏氏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橫刀長揖釋去遂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以教海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 善本作為師字 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鷹犬將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操也 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獎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 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

傷夷折劔數空 銑曰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小有法度也 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

退 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

又退曰

又退曰

又退曰

又退曰

又退曰

又退曰

又退曰

師徒向曰夷殺劍縮也師徒眾也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

表行東郡太守善本無太守字

領兗州刺史

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

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被以虎文獎蹙子威柄實羊質而被虎文

者乃紹蓋勳蹙以成威福之柄善曰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師穆公不罪遂得助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

忒銑曰跋扈謂掘強也肆縱忒惡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剥元元殘賢害

善向曰割剥殘害也元元謂眾人也殘害殺戮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

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與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

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

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為兗州

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善曰魏書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

奮臂舉州同聲良曰林言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

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翰曰操為徐州刺史

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負踐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漢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推善本作彊彊翰曰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

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故復援旌擐甲席卷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起征金鼓響振布眾犇沮慈與切向曰援引擐貫金鉦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

之軍眾奔壞也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各恣妄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

也濟曰拯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兖州刺史也無德於充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兖州而操害賢善也造

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兖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

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善曰都長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

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楊良曰鸞駕天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楊

天子還維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善曰都長

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眾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鄧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

立劉伯安斂其眾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

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

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

王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

政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善曰家語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諷

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

惡滅三族濟曰由心不論勳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宗謂上至此也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君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

又見四百四十五

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百

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善曰

寮鉗口道路以目翰曰寮官也鉗關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善曰

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尚

書記朝會公卿充真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

敢論時政但具真品故太尉揚善本作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

操因緣眦柴睚五被以非罪楚榜善本作參拜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

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

逆眦睚瞋目兒楚橫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

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

附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

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

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

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

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

奏報聞天子也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

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

寡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良曰言

樹猶合恭敬况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

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善曰漢書曰孝文皇帝

寶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驩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

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

古之葬者松

柏以識其墳

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

過愷善本作

突無骸不露翰曰愷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

墓以取金寶而

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

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荷善本作

慘科防互設

苛字

露其骸骨也

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

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荷善本作

慘科防互設

苛字

虐民毒施人鬼

加其細政荷善本作

慘科防互設

苛字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習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
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善本作帝都有吁嗟之怨

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荷煩慘毒曾網也繳繫縷箭上以射鳥穿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今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交豫二州名操所據也吁嗟歎聲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虐

作酷烈於操為其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茲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含覆善本作翼可彌縫濟曰緒餘也言操與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操豺

狼野心潛包禍謀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有同豺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乃欲摧撓女棟梁

孤弱漢室翰曰摧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

可以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惟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彊寇桀逆拒圍

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示

梟夷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故使鋒鏑善本作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鏑兵戈乃自殺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濟曰大軍紹自

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畏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

倉阻河為固

翰曰震懼驚懼兒通竄遁逃屯聚據依也教倉地名中有太倉俯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欲以

塘娘之斧御隆車之隧

執斧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經軍也善曰莊子濊伯玉謂頰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長戟百萬胡騎

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

善本作騁良弓勁弩之執

騁良弓勁弩之執

善本作騁良弓勁弩之執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大軍汎黃河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其後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雷震虎步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集虜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庭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若舉炎火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以炳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飛蓬覆滄海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以沃燹炭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有何不消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滅者哉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水以灌飛火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何有不消滅者哉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
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燐燒也說文曰
燐火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

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
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

別曠父也言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思歸也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兗豫之民及呂

布張湯善本作揚字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

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良

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楊醜殺張揚以應曹
操揚醜之將眭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
眾覆敗也張揚之眾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
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迴旗方往登高山擊鼓
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
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善曰呂布張揚已見九錫又尚書
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揮古通用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

謂士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無
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
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

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翰曰陵遲猶漸壞
也維紀弛廢也一

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臂
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
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

焉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操
歛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

懼操不敢
畏其誠節又操特善本作持字部曲精兵七百人善本
無人圍

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

斯而作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
始作起也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音又患切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善本作列字士立功之會

文選卷之四十五

可不勛哉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

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勛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

州郡過而聽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良曰矯詐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叛逆也善曰漢書以旅為助舉以

舉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

四州竝進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

州為幽書到荆州便勒見胡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勢魏志曰張繡為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

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其得操

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音將

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

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齊曰部曲謂隊

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

偏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慶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

灋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

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良曰此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

陳孔璋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善曰魏志曰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銑曰孫權吳主也召

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善曰左氏傳嬰子騫之辭夫見幾善本而作不處凶

危上聖之明也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善曰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臨事制變制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

能通是智者之思慮也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空周漸漬荒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良曰漬浸荒廢也沈謂

沈往而不反下善本無愚之蔽也醉真也言漸浸廢置不

思迴復是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善曰班同漢書賈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

以慮衰安必思危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

異善本作乎銑曰伏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孫權小子未

辨菽麥向曰菽豆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

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誇簡墨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

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銖名

字不足誇刑書也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容其齊斧未聞

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譬猶鷩

角卯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良曰鷩

也翰羽也陸梁跳躍兒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

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跖之犬可使吠堯也善曰爾雅曰

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鷩郭璞曰鳥子須毋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

翰毛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

吠堯非其主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

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

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

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爨炊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

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

荆門之敗銑曰三苗國名左洞庭右彭蠡降禹而滅其國為墟

使岑彭攻之滿大敗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善曰尚書帝

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

文選卷之四十四

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主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

大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善本無也字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部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已善曰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威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

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壘大破越棲越王勾踐於會稽之山

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六

作越軍良曰抗衡謂舉對以爭輕重也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而與晉定公爭長晉人具師擊之大破吳軍於是

越王聞之舉兵襲吳吳王聞之迺亡晉而歸與越戰不勝遂圍吳宮殺夫差屠壞罄盡也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

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事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

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火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

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補驕恣屈強猖

猾始亂翰曰吳王濞高帝兒子也封於吳至景帝時乃舉兵叛於廣陵恣縱也屈強不順兒猖猾狂狡自始亂謂

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自以兵彊國富勢臨京城太尉帥

無始亂無怙富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銑曰太尉周亞

陽郡名滎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

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

起凜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脅

向曰罵惡言也凜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二走丹徒東越溪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詐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之陷入也刃入於

智謂縱殺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賊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陷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

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脅矣給音殆何則天威不可當善本有而字

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凜

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于善本今將三十載其

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呂布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時止也以此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善曰二袁表紹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善本無者字十有

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

可勝數翰曰鷓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鷓鷓鳥狼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

數言其多也善曰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固有子遺銑曰鈇堪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從椹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

合聚續為叛亂向曰馬超楊秋反於關中遺曹操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救諸將因關西兵捍之堅壁勿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

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

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

固驅率羌胡自為無敵矣而曹操討之如順風縱其威火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戎大戎兵也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操自潼關比渡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度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操乃

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

斬安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屍十善本作尸千萬流血漂楸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良曰漂浮也楸大楸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楸是後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道

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翰曰逋竄逸失迸散也鳴吠猶叛
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為
代韓約馬超也善曰魏志曰公斬安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
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

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竝為唇齒銑曰宋建
自稱平漢
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唇齒相副焉善曰魏志
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

建涼又鎮南將軍張魚負固不恭向曰張魯以鬼道教
人自號師君負倚也
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
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

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
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皆我工誅所當先加故且觀

兵旋旆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
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

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
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復整六師
長驅西征致天下誅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善
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操西征張魯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良曰偏將謂夏侯淵
也涉度也隴謂隴山
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
都也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

遂軍得其旌斬建約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
及遂死已見上文

犇走前驅翰曰散關關名曹操西征張魯氏王寶茂恃險不服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
關至河池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屠之進臨漢中則平陽善
本

作陽不守銑曰平陽關名曹操討張魯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操
遣高祚乘險夜襲大破之故云不守也善曰魏志曰
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
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十萬之師土崩魚爛

張魯犇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向曰十
萬之師

謂張魯之眾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通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曹操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善曰魏志曰魯弟衛夜遜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巴夷王朴胡賓琮邑侯杜濩胡各帥種落名委質

共舉巴郡以奉王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實皆地名杜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

職事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

朴音浮護音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

良曰鉦鏡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也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

之威靈而服羣叛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統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

覆載萬物著誠信於文德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

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

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

而建約支善本作之字屬皆為鯨鯢良曰支屬謂親黨也

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郡善曰魏志曰父母嬰孩覆尸

許市統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善非國家鍾福

於彼降禍善本作禍字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

然良曰鍾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夫執鳥善本作擊字鳥

善曰漢書消勳曰甚詩逆順之理

夫執鳥善本作擊字鳥

然良曰鍾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夫執鳥善本作擊字鳥

之擊善本無先高攫縛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退善本有也字濟曰攫執也言鷲鳥擊物必先高飛首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與之意也善曰此述往年去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討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

弱今者枳棘剪刊善本作戎夏以清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刊

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

兵也百萬言多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單于呼完厨及六

郡烏桓丁令屠各皇中羌棘蒲墨反魏志曰建武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後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向曰霆霹靂也奮振也席卷謂盡發其兵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之

急自壽春入伐吳也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

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

据庸蜀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搃捉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善曰魏

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江夏侯淵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善曰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

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

當梟夷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操也元大憝惡也梟夷謂誅滅也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

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

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禽禽獲疾

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故毋破滅彊敵

善曰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故毋破滅彊敵

善曰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故毋破滅彊敵

故毋破滅彊敵

故毋破滅彊敵

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

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向曰言我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

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

還歸國家濟曰術病死勳舉眾降封為列侯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

降封為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

良曰曹操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還討眭固薛洪摎音流善尚開

城就化翰曰眭固將屬袁紹留薛洪摎尚留守射大曹操擊破布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大而洪尚降封為列侯善曰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太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摎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

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大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摎音留官渡善本作之役則張

郤烏高與舉事立功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操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操今此言高

與當有二名也善曰魏志曰操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去免蓋有二名後

討袁尚則尚善本無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

陰虓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向曰曹操圍袁尚尚懼使陳琳陰虓請降操許

之尚夜遁保邳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眾大潰也善曰魏志曰操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虓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

益急尚夜遁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

為內應濟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操追譚至洹水而游

由降游審配兄子開門入兵良曰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

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

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來服

翰曰焦觸叛熙犇烏丸觸等奉縣降操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尚熙犇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

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

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

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凡此之輩謂摠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芟除塞拔也言此諸將與曹操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善曰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

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

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

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

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善曰荅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

小惠

濟曰皆言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泥滯苟之善曰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奸行小惠

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

善本作

俱滅者亦甚

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良曰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

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

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犇走今

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

翰曰漢中地名曹操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合肥水名

也曹操入漢中使張遼守合肥權親率十萬衆圍合肥遼以敢死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殺數千人斬權二將權急登高冢以長戟自衛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存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曰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孫輔兄也而權殺之

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

輔權兄恐權不能守江東遣人將書喚曹操行人以告權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曰無權因投書示輔輔慙無辭悉斬親近

徒輔置東今言殺者蓋欲非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

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齋書呼曹操

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賊義殘仁莫斯為

甚向曰賊殘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善曰孟子

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乃神靈之逋罪下人善本作

所同

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中逋亡

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

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

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

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

丞相深惟江東舊

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博學好古周泰明當

就之道各有宜也

良曰去亂就理

丞相深惟江東舊

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博學好古周泰明當

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又子孫

承相謂曹操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又養

也言先且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

又曰保

又王家

汲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

堂講克善本作

負析薪銑曰周泰明盛孝章言此兩家皆為

散也湮汲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

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

負荷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

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

利器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象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而並見驅

迹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濟曰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

聖賢善本作賢聖字之德也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鸚鵡寧鳩決之鳥巢於葦苕苕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翰曰鸚鵡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漢是同鸚鵡之危也苕草莖也善曰韓詩曰鸚鵡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鸚鵡鸚鵡鳥名也鸚鵡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葦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鸚鵡也上乃

丁刃下占穴切廣雅曰鸚鵡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葦也苕與葦同

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

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大類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惡衆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

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善本作應字顯祿福之上也

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殺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

未能善曰未能如上也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濟

竿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韓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皆吳亦是其次也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夫係蹄在足則

猛虎絕其蹠

音煩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蹠足也猛虎者絆則怒絕蹠而去善曰魏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蹠係蹠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蹠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

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蹠獸絆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

樂禍懷寧迷而忘復

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榮亦可絕奔來降

聞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

就也向曰大雅去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背此理也

忽朝陽之

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棲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苕苕之危日至一日譟苟存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故令往購募爵

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善本作律令良曰購募謂以

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之言極

檄蜀文一首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

鍾士季

翰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

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帥姜維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

於蜀為眾兵所殺善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伐蜀平之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太善本作祖武皇帝神武聖

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善曰魏志曰有太祖皇帝為魏太祖公羊

哲撥亂反正向曰太祖曹操也哲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

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拯其將隊造我區夏濟曰拯濟隆

夏中國也善曰尚書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

踐祚良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善曰

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

業翰曰烈盛奕重也文帝既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皆

大也言廣大其德業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然江山之

外異政殊俗銑曰江山之外謂吳蜀也言國政異而人率土

齊民未蒙王化向曰齊民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蒙被也

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

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善曰難蜀父老曰割齊

也濟曰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眷蜀人有今主上聖

遺言令討之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

德欽明紹隆前緒良曰王上則陳留王也紹繼續業也言有

留王奐也尚書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翰曰宰輔謂

曰放勳欽明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王室國家也善曰左氏布政

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言慈惠和

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銑曰協

邦百蠻言向化者眾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善曰毛

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

百姓勞役未已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獨不為

魏人而勞役未止也善曰毛詩曰哀我征

夫獨為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

諸軍五道竝進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也征

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

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駱谷正道合成五道也

善曰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二女居學

十五

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總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寇蜀

古之行軍以仁為

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翰曰以仁謂不尚殘殺也動不為已

曰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也善曰司馬遷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三王五帝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

戚而服有苗

翰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剋舜乃修文德舜于戚七旬而有苗服干插戚也善曰尚書曰帝

乃誕敷文德舜于羽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武王伐殷發廩粟府財以賑貧乏表飾賢人間里以存其義善曰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

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向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命也統理也戎車兵車也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庶弘文告

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心也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句之辭元

元已見上文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

話言良曰降則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益

州先王以命世英才興兵胡善本作新字野困躓冀徐

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

中更背違弃同即異翰曰先王謂昭烈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昭烈妻子

後歸曹操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故云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弃同即異也善曰蜀志曰昭烈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其後呂布襲徐州虜昭烈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操曹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屢出隴右銑曰規圖也伯約姜維字也隴右地名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

侵擾我氏羌銑曰邊境謂武侯入秦氏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方國家多故未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遑脩九伐之征也

濟曰故事遑暇也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責之賊害賢人則伐之暴內陵外

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當國家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今邊境又清方內

無事蓄力待時并

善本作併字

兵一向

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之

力一向攻蜀也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

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

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

敵堂堂之陣

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盛貌言以

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善曰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攻地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犇比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日銑

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言以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也親見見事立也善曰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蜀侯見擒

善本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

吳漢伐滅之授首謂授戮也善曰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九州之險

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

善本有也字濟曰言險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

無形智者視福於未萌

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明者見危於

者避危

於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

於無形

翰曰微子紂兄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背項王而歸漢祖立功於漢封曲逆侯善曰毛詩序曰有

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默殷命殺武庚微子伐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

銑曰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鳩毒懷爵祿不

為變通哉鳩毒殺人之藥喻蜀也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今國朝

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 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

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 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

為上司寵秩殊異 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

於常人 善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

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

亂妻奔魏魏以壹為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王讎賊還

車騎將軍封吳侯 為戎首咨困偏擒 善本作 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咨豫聞國事 良曰文欽與母丘儉舉兵反司馬宣王擊大

誕反遣子入吳請救吳遣唐咨文欽俱來應誕誕疑遂殺欽子鴛

及虎踰城出歸大將軍表之以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

將軍叛王謂皆魏也戎首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

事謂為將軍也 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丘

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子鴛及虎

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

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

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 壹等窮

跋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 善本 從木 而往

者哉 善本 翰曰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 誠能

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

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

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 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

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 善曰安堵

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

又史記四十五卷

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濟曰迷惑也
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敗之後善惡俱見屠戮也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寅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良曰相如使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而大臣亦以為然也相如以為事已行不敢諫天子乃假蜀父老為辭以語難之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翰曰茂盛也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武帝六世謂威武紛紜湛沈恩汪濊烏羣生霑濡洋溢

乎方外銑曰紛紜盛貌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貌方外遠方也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

不披上靡因朝丹從駝蒙江定策鑿存叩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却

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貌丹駝策叩皆蜀郡西部也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 服虔曰丹駝叩策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丹駝

也文穎曰叩今為都縣今為定策縣皆屬越雋 略斯榆舉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

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 善本有此一句 結軌還轅東鄉向將報濟曰軌車也

將還歸以報命 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善本有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鞫縻勿絕而已良

善本有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鞫縻勿絕而已良

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儼然恭肅貌畢竟收養也鞫縻謂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今罷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

案也竊為左右患之

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

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案也左右侍者也相敬之辭也

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

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

善本作已字

仁者不以德

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銑曰言西夷與中國竝也其來

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彊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耆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也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不可

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持以事

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耆老自謂

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齊人已見上文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

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濟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

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推髻左衽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易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推結左衽之人也

僕常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

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良曰

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謂下事也善曰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

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

善曰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銑曰臻至也及至其成則天下衆人

皆安昔者洪水沸出汜

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太水沸出堯時也汜濞衍

溢大水貌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去匹寸切善曰古漢書為至今為衍非也

民人升降

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

善本有氏字

感之乃堙洪塞源

決江疏河漸

息移反善本作灑

沈澹災

濟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

憂也埋亦塞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漸盡也澹水搖動貌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張揖曰疏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

澹音淡善曰言分其沉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斯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浪切頽師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

散其深水以安定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

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尸無肢葛蒲膚不生毛良曰永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也慮謀腠皮腠

膚也肢股上小毛也言艱苦至使皮膚繫繭而不生毛也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理也韋昭股身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腠

是也腠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

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音渥善齷楚拘文牽俗

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銑曰言賢君豈脩習古書傳流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

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良曰普徧也毛詩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

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

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

不霑德澤者則我君之恥也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

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

風也 善曰孟子曰故家 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內之則 善本有 犯義侵禮於邊

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 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鄉 音

善本 濟曰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 作嚮而怨 係縲謂束縛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

以為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之 張揖曰為 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 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 遺已 善本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良曰至仁謂天

靡無曷何遺弃也已謂上號泣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為弃我也舉足 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 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

若大旱 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 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翰曰戾狠惡人也言很惡之人見係縲 者猶且垂淚況天子能止而不伐乎胡

匈奴也誚責勁彊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諭 諷二方即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魚鱗之相次仰承流風也 善曰

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 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願得受號者

以億計 銑曰號教令也 故乃關沫 若徼 牂 犵 向

沫若蜀西水名牂牁遠郡名關門徼道也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 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

江徼塞也以木柵水為 鏤靈山梁孫原 濟曰鏤靈山言鑿山 夷狄之界善曰沫音妹 功也孫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 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

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 作橋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 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化之垂仁義以 理之將廣大恩信以撫御之 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 使

䟽迹不閉宵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翰曰䟽迹遠也 言

天子德化遠及幽國使通不閉如暝昧之闇而得光明之耀也章昭 曰宵梅憤切 善曰言䟽遠之國不被雍閉宵爽闇昧後得乎光明

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宵旦明也字林 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 以偃甲兵

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 以偃甲兵

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 以偃甲兵

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 以偃甲兵

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 以偃甲兵

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 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支福不

亦康乎銑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夫拯

人善本作民字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及衰世之陵夷

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也務也向曰休美也

墮毀也周家典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脩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

也良曰憂勤謂征伐也王者皆征伐而後逸樂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翰曰言受命符方將增泰善本作山之封加

梁父之事鳴和鑾善本作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

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泰山禪梁父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

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

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

翔乎寥廓告郭切善本而羅者猶視乎善本無數

澤悲夫向曰旨美也鷦鷯大鳥也寥深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

悲其不知於德化也善曰樂緯曰鷦鷯於是諸大夫茫

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兒

思欲陳之事皆喪失也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

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

辭避善本作退字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

靡徙移足貌遷延却退貌善曰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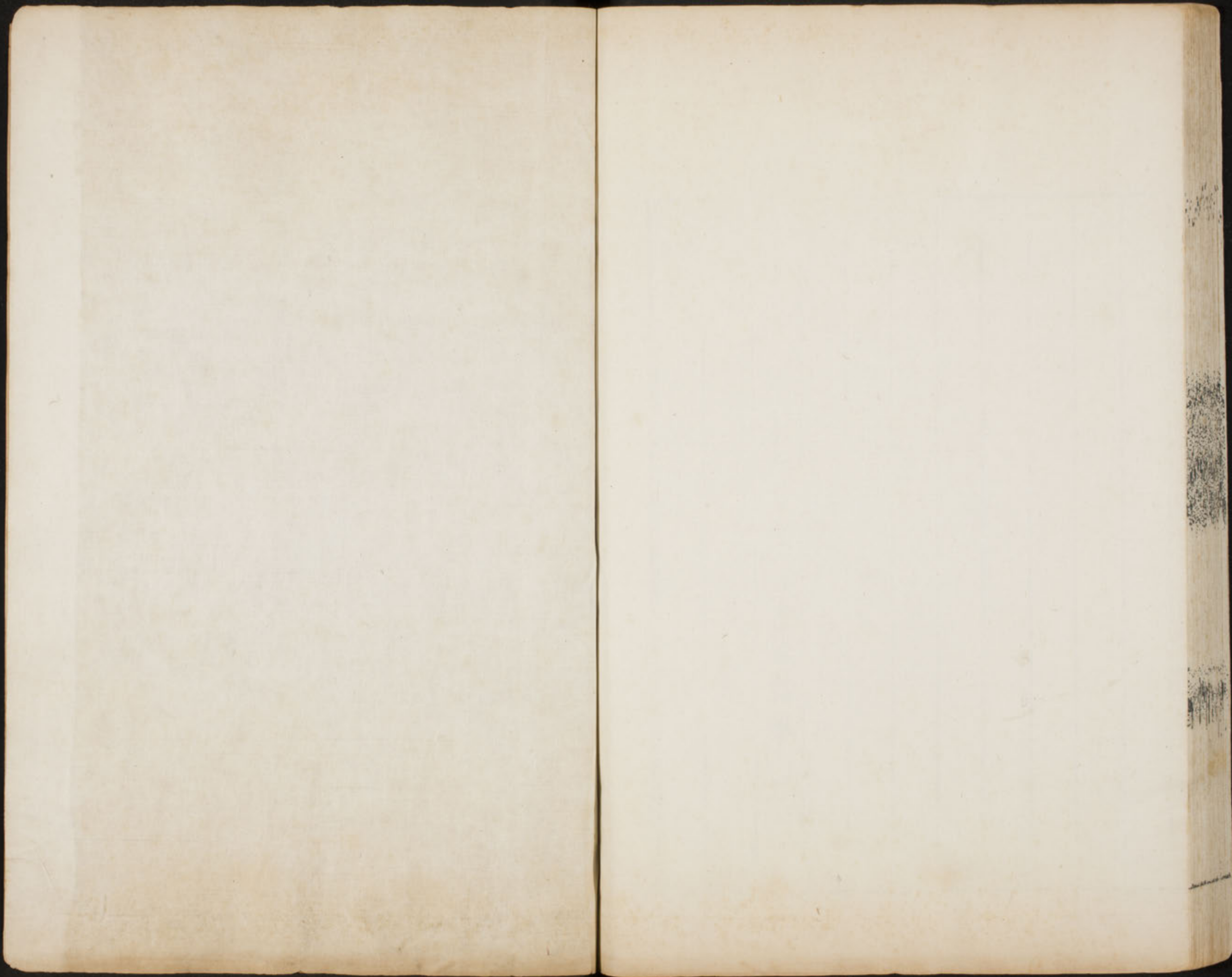
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遷延而退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四

卷之三十三

丁未六月初八日李宗信雕





110X
505
31